

人类知识原理

柏克萊著

关文运译

商务印书馆

人类知識原理

柏克萊著

关文运譯

(修訂本)

商务印书館

1962年·北京

本書是根据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柏克莱 (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所著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1710” 譯出的。柏克莱的哲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他根本否認物質的存在。他的这些观点在馬赫主义中得到进一步的發展。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批判了柏克莱及其信徒們的思想理論。

本書可作为研究和批判唯心論的參考材料。譯本1936年曾在本館出版, 此次重印前經原譯者重新修訂。

人 类 知 識 原 理
柏 克 萊 著 关 文 运 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印 刷 厂 印 装

統一書号: 2017·10

1936年4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8年2月重印第1版(修訂本)

字数 70 千字

1962年4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 9,701-11,700册

印張 3-1/16

定价 (7) 9.83元

獻給盤卜盧伯爵托馬斯(Thomas, Earl of Pembroke)

(勳一等爵士和樞密院顧問)

爵爺：

爵爺或者會奇怪，我這樣一個微賤的人，既未曾進接光容，何以擅敢冒昧向爵爺有所陳述。但是一個人只要稍一明了教會和學術的現狀，並且知道爵爺在兩方面都是一個明星，一座柱石，他就不會奇怪我何以在寫了一些為世人提倡有用知識和宗教的東西以後，竟然要選爵爺為我的贊助者了。但是如果爵爺不是那樣光風霽月，春風化雨，光明磊落，使人頑廉懦立，我仍不會把我這個可憐的成績獻給爵爺。不過，爵爺，我還可以說，爵爺既然肯給我們的學會以殊榮和恩典，則我正可以希望，爵爺或者不見得不願意獎掖其會員一分子的研究。我因為有這些想頭，所以要把這部論文獻在爵爺的腳下。而我所以如此，尤其是為的要擅想使爵爺明白，我是一心欽崇舉世所仰慕於爵爺的博學和令德，並且要使爵爺知道，我委實是爵爺的最謙恭、最誠敬的僕人。

喬治·柏克萊

序

我这里所發表的理論是我在仔細考究了好久以后所認為显然真实的，而且人在知道了它以后，也不是沒有用的；人們如果沾染了怀疑主义，如果需要解証出上帝的存在和非物質性来，如果需要解証出灵魂的自然不灭性来，則我这个理論對他們更是有用的。事实究竟是否如此，那就讓讀者公平地考察好了。因為我覺得，只要我的作品契合于真理，那就算是成功，此外我就不關心了。不過為使真理不受蒙蔽起見，我可以請讀者中止他的判斷，至少先要以这个題目所似乎必需的注意和思想來把全書讀一遍。因為讀者如果斷章取義，固然會引起極大的誤解來（這是無可挽回的），而且會以極荒謬的結論相責難（在通篇讀完以後，就不必如此），可是人們在通讀全書時如果只是草率粗疏，則我的意思仍是會被人誤解的。不過在深思的讀者看來，我敢自詡說，它是完全明白而淺顯的。至于下述某些意念雖然具有新奇和古怪的模樣，我想我不必為此向讀者乞恕。一個人如果只是因为一種本可解証出的真理是新發現的，是與人類的偏見相反的，就把它拋棄了，那就太無判斷力了，太不明白科學了。我所以預先提到這一點，就是為了尽可能地防止有一類人的魯莽責難，因為他們在還沒有了解一種意見之前，就要加以鄙棄。

緒 論

1. 哲学之为物，既然只是研究智慧和真理的，因此，我們正可以期望，人們如果在哲学方面曾經費过很多的时间和辛苦，則他們比起別人來，心理應該更為安詳沈靜，知識應該更為明白確鑿，而且他們也應該少受懷疑和困難的攪擾。可是我們反而見到，大部分目不識丁的人，虽走着常識大道，受着自然規律的支配，而他們大部分依然是很安然，很自在的。在他們看來，凡習見的東西都不是不可解釋的，都不是難以理解的。他們並不抱怨自己感官的曖昧不明，並且也完全沒有變為懷疑主義者的危險。但是我們只要稍一離開感官和本能，依着較高原則的標準，來推論、來思維、來反省事物的本性，則我們對以前似乎完全了解的那些事情，到現在就會發生千百種疑問了。感官的錯誤和偏見可以到處呈示於我們眼前，我們如果要努力以理性來改正這些，則我們會不知不覺陷於离奇的怪論、難關和矛盾中，而且我們愈往前思辯，則這些怪論、難關和矛盾又會逐步增多，逐步加大起來。結果鬧了半天，我們雖經過許多紆曲的迷洞，最後我們會看到自己仍回到舊日的立場，或者更壞的是陷在絕望的懷疑主義中。

2. 人們以為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1）是在於事物本身的曖昧不明，或我們理解力的天然脆弱和缺陷。人們說，我們所有的官能是少數的，而且“自然”原來只打算以它們來維持人生，安慰人生，並不是要以它們來透入事物的內在本質和組織。此外，人們還說，（2）人心是有限的，因此，它在處理無限性的事物時，如果陷於荒謬和矛盾，我們正不必驚異。無限的事物本性就是不可為有限

的事物所了解的，因此，人心就永不会摆脱那些荒謬和矛盾。

3. 但是我們也許因为太偏愛自己，才把过錯諉于自己的官能，而不說那是因為我們錯用了它們。我們很難想像，由真正原則所得的正当演論會陷于自相矛盾的結論中。我們应当相信，上帝待人子是較為仁慈的，他并不能只給人們以企圖獲得知識的強烈欲望，却使他們永遠得不到那種知識。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和上天一向慣用的优容方法不相符合了；因為他不論賦与各種生物以什麼欲念，他总要常常供給它們以一些方法，使它們在正確應用了這些方法以後，一定會得到滿意的結果。總而言之，我覺得，哲學家一向用以自娛的那些難題，一向阻碍知識之路的那些難題，大部分（縱非全部）都是源于我們自己的。我們多半是先揚起塵土來，才抱怨自己看不見！

4. 因此，我的目的就是在於試試自己能否發現出，有什麼原則可以在各派哲學中發生那麼多疑惑和恍惚、荒謬和矛盾，使最聰明的人也以為我們的無知是不可救藥的，也以為它是由於我們官能的天然暗鈍和限制而起的。誠然，我們如果要嚴格地來考究人類知識的第一原則，並且在各方面來研究、來考察它們，那是很值得我們費心的一種工作。尤其是因為我們有幾分根據可以猜想，人心在追求真理時攪擾它、妨碍它的那些困難，並不是起於物象的曖昧和繁復，也不是起於理解的自然缺陷，乃多半是由它所堅持的那些虛妄原則而起的，可是那些虛妄原則原是可以避免的。

5. 這種企圖似乎很困難，很令人氣餒，因為我知道許多聰明杰出的人在我以前已經有過這種計劃了。雖然如此，可是我並非沒有一些希望，因為我想到，看得最遠的眼界並不總是最明白的，而且近視的人雖然不得不把物象移近一些，可是他在精密地、仔細地觀察之後，或者會看到眼力很強的人所看不見的東西。

6. 各門知識中錯誤的主要来源：为使讀者的心理易于接受下边的理論起見，我們不妨先說一說言語的本性和誤用作个引子。不过要解明这一層，正有几分使我把自己的方案过早地就提出来，因为我們如果想解明这一層，就不得不注意到我們的思辯所以繁复、所以迷惑的主要原因，就不得不注意到在几乎一切知識部門中引起無数困难和錯誤的原因。这种原因就在于人們以为人心对各种事物有形成抽象觀念的能力。人只要不是不完全熟悉各哲学家的著述和辯論，那他一定会承認，他們不少的时间都是費在抽象觀念方面的。不但如此，而且人們还特別認為这些觀念就是所謂邏輯和哲学等科学的对象；而且也就是人們所謂最抽象最崇高的那些學問的对象。在这些学科中，几乎难以看到，人在研究任何問題时，其研究方式不是先假設这些觀念是在人心中存在的，而且人心是很熟習它們的。

7. 抽象作用的妥当意义：人人都承認，各种事物的性質或情狀，并不真能各自獨立存在，与別的一切都絕了緣；它們实际是交互混杂在同一个物象以內的。不过人們又說，人心可以單獨地考察各种性質，可以把一种性質同其常相联合在一塊的別的性質分开，因此，它就可以借此構成抽象觀念。就如視覺見了一个有广袤、有顏色而能运动的对象时，人心就可以把这个混杂的、复合的觀念分化成單純的、組成的各部分，并且單獨地各各思考它們(与其他性質絕緣)，来構成广袤、顏色和运动三者的抽象觀念。这并不是說，顏色或运动可以离开广袤而存在，乃是說人心可以借抽象作用給自己構成离开广袤的顏色觀念，和离开顏色和广袤的运动觀念。

8. 概括作用 (generalizing)：人心又看到在感官所知覺的各特殊广袤中，一面有共同的、普遍的东西，一面又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如或此或彼的形相或体积)来分別它們；因此，它又單獨思考揀

出所謂共同的东西，把它作成最抽象的广袤观念，而且这个观念既不是线，也不是面，也不是体，也没有形相，也没有体积，它只是与这些都絕了緣的一个观念。同样，人心在感官所知觉到的各种特殊颜色方面，也可以略掉其能区别彼此的特殊成分，而只保留其共同的成分，借以構成一个抽象的颜色观念，而这个观念既非紅，亦非藍，亦非白，亦非任何其他有定的颜色。同样，人心也可以离开被运动的物体，离开运动的形相，离开一切特殊的方向和速度，来单独思考运动，借以構成所謂抽象的运动观念；这个观念是可以和感官所知觉到的一切特殊的运动互相契合的。

9. 組合作用(compounding): 人心不但構成抽象的性質观念和情狀观念，而且它可以借同样的分离作用，得到較复杂的事物的抽象观念，那些观念中是含有几种共存的性質的。例如人心看见彼得、詹姆士和約翰互相类似，而且他們的形相和其他性質也有相契的地方，因此，它也可以把彼得、詹姆士和其他任何个别人的复合观念中的特点除去，專保留其共同的成分。这样它就構成一个抽象观念，把一切个别的人也包括在內，而把凡能决定那个观念成为特殊事物的那些情节和差异完全除去。在这个过程以后，据说我們就得到所謂抽象的“人”的观念，甚至于可以說是“人道”观念或“人性”观念。在这个观念中，誠然也包含着颜色，因为沒有人沒有颜色；不过这个颜色卻不是白的，不是黑的，也不是任何特殊颜色，因为一切人类并沒有一种共同的颜色。在这个观念中，也不能沒有身材，不过它也不是高的，也不是矮的，也不是中等身材，它是离开这些身材的。說到别的性質，也是一样。此外，还有許多别的生物亦含有复杂的人的观念中的一些部分，因此，人心又可以略掉人类特有的那些部分，只留下一切动物所共有的那些部分，因而構成了所謂“动物”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但脱离了一切特殊的个人，而

且也脫離了一切鳥、兽、虫、魚。抽象的“动物”观念中所含的構成部分，那就是身体、感觉和自發的运动。在这里，所謂身体是沒有特殊的形相的，因为并没有任何特殊形相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它并没有羽，沒有毛，沒有鱗，也并不是赤身的，所謂羽、毛、鱗、裸都是使特殊动物互有分別的一些性質，因此，我們必須把它們排除于那个抽象观念以外。根据同样理由，那种自發的运动，也不是走，也不是飞，也不是爬；它虽是一种运动，可是它究竟是何种运动，却不是我們所容易想像的。

10. 反駁抽象观念的存在的两个理由：別人是否有这种奇特的能力来抽象自己的观念，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說到我自己，我确乎有能力来想像或表像我所知觉到的那些特殊事物的观念，并且用各种方式来分合它們。我可以想像一个人有两个头，或是人的上部和馬的軀幹联合在一塊。我可以离开身体的別的部分单独思考手、眼和鼻。但是不論我所想像的手或眼是什么样的，它一定不能沒有一种特殊的形相和顏色。同样，我給自己所形成的人的观念，不是白的，就是黑的，要不就是黃褐色的；它不是屈的，就是直的，不是高的，就是矮的，或者就是中等身材。我的思想無論如何用力，也不能存想上述的抽象观念。离开运动着的物体，我也一样不能構成一个非快、非慢、非曲綫、非直綫的抽象运动观念。至于其他任何抽象的概括观念，也都可以如此說。明白点說，我承認我自己可以在一种意义下实行抽象；就如各种特殊的部分或性質虽然連合在一个物体中，而又可以各自实在独立存在时，我就可以抽出其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或性質来单独思考。但是各种性質如果不能单独存在，則我便不能把它們分別开来加以存想。此外，我也并不能照上述的方式离开特殊的事物来構成一个概括的观念（后边这两种还正是抽象作用的本来意义）。我有許多理由相信大多数人都会

承認和我有同感。一般單純而不學的人們，並不曾自夸有抽象的意念。人們說，它們是不易構成的，不費辛苦琢磨，我們並不能獲得它們。因此，我們就可以合理地斷言，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只限于有學問的人才能獲得它們了。

11. 現在我可以進而考察，人們有什麼理由可以辯護抽象作用的學說，並且試試自己能否發現出，有什麼原因可以使愛玄想的人接受那樣似乎與常識遠隔的一種意見。有一位值得崇拜的已故哲學家很贊成這個學說，他似乎以為人和獸類的理解所以有極大的差異，正是因為人有這種抽象的概括的觀念，獸類沒有。他說，“人和獸所以全不相同，只是因為人有概括的觀念，這種美點是獸類的官能所萬不能企及的。因為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痕迹，借以推知它們能應用概括的標志來表示共相的觀念。由此我們就有理由想像，它們並沒有抽象的能力，或構成概括觀念的能力，因為它們並不應用文字或任何其他概括的標志。”稍後一點，他又說，“因此，我想，獸類之有別於人類正是在於這一點，而且他們所以完全隔離，極其懸殊，也正是由於這種根本的差異。因為它們如果有任何觀念，而不只是一架機器（如有些人所想的），則我們便不能不承認它們也有理性。在我看來，在一些情形下，它們確是能推理，正如它們之確是有感覺一樣，不過它們的推理只限于感官所接受的那些特殊的觀念。它們頂多也只限于那些狹窄的範圍。它們並沒有能力來以任何抽象作用擴大那些範圍。”（“人類理解論”第2卷，第11章，第10—11節。）我很同意這位有學問的作者。我知道，獸類的官能無論如何不能達到抽象作用。但是我們如果以為這是那一類動物所有的分別的特性，則我恐怕大多數所謂人都要歸入獸類去了。他這裡所以說，我們沒有根據來想像獸類有抽象的概括觀念，其所舉的理由只是我們看不到它們應用文字或任何其他概括的標

記。他所以如此主張，只是因为他假設：应用文字，就表示具有概括的觀念。由此，我們就可以說，运用語言的人類就能抽象、能概括他們的觀念。這分明是這個作者的意思和主旨，因為我們還可以根據他對於別處問題的解答，來証實這一層。“一切存在的事物既然都是特殊的，那麼它們如何能得到概括的名詞呢？”他的答复是：“文字之能成為概括的，只是因為它們是概括觀念的標記。”（“人類理解論”，第3卷，第3章，第6節）不過我是不能同意這層的，因為我以為文字之所以成為概括的，並不是因為它被用為抽象的概括觀念的標記，乃是因為它被用為許多同類特殊觀念的標記，因為這些特殊觀念中任何一個都是可以被這個標記等樣地提示於心中的。就如說：“運動的改變與所受的壓力成比例”，又如說：“凡有廣袤的都可以分割”，則這些命題雖然可應用於一般的運動和廣袤，可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它們所提示於我思想中的運動是沒有運動的物體的，是沒有任何確定方向和速度的。我們也一樣不能因此說，我們可以存想到一個既非綫、又非面、又非體，既非大、又非小，既非黑、又非白，亦非紅、亦非任何其他有定的顏色的抽象的概括的廣袤觀念。這裡的含義只不過說，我所思考的任何運動不論是快是慢，是縱是橫是斜，是在任何物象中，而有關它的那個公理一樣是真的。關於廣袤的那個公理，在任何特殊的廣袤方面也都是真的，倒不論那個特殊的廣袤是綫，是面，是體，是或此或彼的形相，是或此或彼的體積。

12. 概括觀念的存在是可以承認的：我們如果觀察到各種觀念如何能成為概括的，我們也就更容易判斷各種文字是如何成為概括的。在這裡，人們應當知道，我並不絕對否認有概括的觀念，我只是否認有抽象的概括的觀念。而我所以有這層警告，乃是因為在上述各段中，凡提到概括觀念時，人們往往以為它們是借抽象

作用所形成的(如第八和第九兩段所說的那樣)。但是我們的用語如果尚有意义,而且我們所說的也只限于我們所能想像的,那么我相信,我們將會承認本身原被認為个别的一个观念,所以能成为概括的,只是因为我們用它来表示同类的一切其他个别的观念。为了使这一層明白起見,我們可举一个例子加以說明。假如一个几何学家来解証分一綫为兩等段的方法,而且他画了一条一吋長的黑綫,則这条綫本身虽是一条个别的綫,可是它的含义是概括的,因为人在那里所以用它,正是表示一切个别的綫的。因此,在这条綫方面所做的解証,也就是一切綫方面的解証,換言之,也就是一条概括的綫方面的解証。那条个别的綫之变为概括的,就是因为它变为一个标記,因此,“綫”这一名称在其本身虽是个别的,可是它既成了一个标記,那它就成了概括的。綫之成为概括的,既然不是因为它是抽象的或概括的观念的标記,而是因为它是一切能存在的个别直綫的标記,因此,“綫”这一名称所以能成为概括的,也一定是由于同一的原因,也一定是由于它能無分別地标記各种个别的綫。

13. 按洛克說,抽象的、概括的观念是必需的:为使讀者較明白地看到抽象观念的本性,和人所想像的它們对人所有的必需的功用,我可以从“人类理解論”中再选一段于下。“抽象观念之于兒童或未經施展的人心,并不如特殊观念那样明白而易于了解。成人所以覺得它們易于理解,那只是因为它們經常習用的緣故。因為我們如果仔細一思考它們,我們就会看到,概括的观念只是人心的虛構和設計,而且它們是帶有困难的,并不那样容易理解,一如我們所常想的那样。例如,要構成一个概括的三角形观念(这个观念还不是最抽象、最涵蓄、最困难的),不是要費一些辛苦和技巧么?因为它既非鈍角的,也非直角的,也非等边的,也非等腰的,也

非不等边的，它同时是俱是俱不是的。实在说来，它是不能存在的一种不完全的东西，在这个观念中，各种差异而互相矛盾的观念的各部分都是混杂在一块的。真的，人心在这种不完全状态下，是需要那些观念的，而且是極其迅速地应用它们的。而它所以如此，一则是为的便利传达，一则是为的扩大知識，因为这两种作用正是它的天然倾向所在。但是人們正有理由来猜想，这些观念只是缺陷的标记。至少这也足以指示我們，最抽象最概括的观念并不是人心起始所容易熟習的，也不是它的最初的知識所研探的。”（第4卷；第7章，第9节。）任何人只要有能力来在自己心中構成上述的那樣一个三角形观念，則我如果想以空話来使他抛弃那个观念，那是白費力的，而且我也根本就不作此想。我所希望的，只是讀者自己来充分地、明确地体会，自己是否有那个观念。我想这种事情对任何人都不能成为难以胜任的任务。一个人不是最容易来观察自己的思想，看看自己有没有（或能不能有）与上述概括的三角形观念相契的一种观念么？他不是最容易知道自己有没有“非鈍角，非直角，非等边，非等腰，非不等边，而同时是俱是而又俱非的”一个三角形观念么？

14. 不过它們并不是传达思想时所必需的：在这里，我們已經一再提到抽象观念所含的困难，与構成它們时所必需的辛苦和技巧了。人人都承認，人心必須費很大的劳苦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脱离特殊的事物，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达到有关抽象观念的那些崇高的思辯。由这些說法看来，自然的結果似乎应该是說，抽象观念的構成既然是很难的，所以它不是传达思想所必需的，因为传达思想是人人所易于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們又說，在成人看来，那些观念所以似乎是明白而容易的，那只是因为人們常常習用它們。不过我願意知道，什么时候，人們才克服了这种困难，才供給自己

以談話所必需的助力。我想，那一定不是在他們成人以後，因為人們並不曾意識到費過這番辛苦。因此，這件工作就只有在兒童時完成的。不過在這樣幼小的年紀，抽象觀念的構成，委實是困苦煩難的一種工作，是遠非他們所能勝任的任務。兩個兒童並非先把無數的矛盾緊縛在一塊，在心中構成了抽象的概括觀念並且把它們和普通所用的名稱聯合起來，然後才能喋喋地談說自己的糖果、响鼓和其他玩物；這層程序遠非我們所能想像的。

15. 它們也並不足以擴大知識：這些觀念不但不是傳達知識所必需的，而且我想，對於擴大知識，它們也是絲毫沒有用處的。人人都堅持，一切知識和解証都只能是有關普遍的意念的，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我仍然看不到，這些意念是由上述的那種抽象作用所構成的。據我所能了解的而言，所謂普遍性並不在於任何事物的絕對的、積極的本性（或概念），只在於它和它所表像的那許多個別事物所有的關係。借着這種途徑，本性原為個別的各种事物、名稱或意念，就被變成了普遍的。就如我在解証關於三角形的任何命題時，人雖然假定我着眼于一個普遍的三角形觀念；可是這並不能理解成我能構成一個既非等邊，又非不等邊，又非等腰的三角形觀念。我們只可以說，我所考究的那個特殊三角形，不論種類如何，都一樣可以代表一切直綫三角形，而且在那種意義下，它才可以說是普遍的。這些說法似乎是很明顯的，並沒有含着任何困難。

16. 反駁——回答：不過在這裡，人們或者會問：“我們如果不能先看到一個命題在一個與一切特殊三角形符合的抽象的三角形觀念方面証明正確，則我們如何能知道那個命題可以適用於一切特殊的三角形呢？因為我們縱然解証出，某種特性和某個特殊三角形相契合，可是我們並不能由此斷言，那種特性可以同樣地屬於任

何其他完全不同的三角形。就如我虽然解証出，直角等边三角形的三角等于兩直角，可是我們并不能由此断言，这种性質能契合于所有其他非直角、非等边的三角形。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要想确知这个命題是普遍地真实的，那我們就必須在每一个特殊三角形方面做一个特殊的解証，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就只有一劳永逸地解証出这个命題在一个抽象的三角形观念方面是真的，因为一切特殊的三角形观念都可以無分別地具有抽象观念的性質，并且一律可以为它所表像。”不过我可以答复說，在我們解証时，我所着眼的观念虽然是一个直角等边三角形，而且它的各边都有确定的長度，可是我仍然可以确知，这个解証可以适用于任何大小、任何种类的三角形。因为在那个解証中，我們完全不計及直角、等边和边長。自然，在我們所見的那个圖解中誠然包含着这些特殊的情节，但是我們在証明这个命題时，絲毫沒有提到它們。我們所以說，三角等于兩直角，并非因为其中有一角是直角，也并非因为夾成三角形的各边都是一样長的。这就分明指示出，直角也可以換成鈍角，等边亦可以換成不等边，而且在变换以后，解証仍是一样真实的。因为这个緣故，我們才断言，在一个特殊的直角等边三角形方面所解証为真的，在任何鈍角的或不等边的三角方面也一样是真的；并不是因为我曾經在抽象的三角形观念方面解証过那个命題是真的。在这里，我們还必须承認，一个人可以只思考一个形相的三角模样，而忽略其各角的特殊性質，或各边的关系。只有在这种範圍內，他可以从事抽象；但是这并不能証明，他能構成一个抽象的、概括的、矛盾的三角形观念。同样，我們也可以把彼得的其余性質忽略过去，只把他看成是一个人，一个动物，而不必要構成上述的抽象的人的观念或动物的观念。

17. 考察抽象的、概括的观念学說，是有利益的：抽象意念（和

屬性)的學說,似乎使善于抽象的大師們(經院學者們)陷于重複繚繞的錯誤和爭論的迷洞中,因此,我們如果跟着他們經歷這些迷途,那是沒有完的,而且也是沒有用的。他們有過什么样的口角和爭論,在哪些事理方面有過什么样的烏煙瘴氣的淵博空談,並且由此對於人類貢獻出什么偉大的利益來,時至今日,人人也就共見共聞,毋需我們來費詞了。不但如此,那種學說的惡劣結果如果只限于肯定提倡這個學說的人們,那還是好的(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人們一考察科學界的狀況,就都會陷于失望,完全鄙視一切學問。因為多少年來人們雖然費了許多辛苦、勞力、天才來培植科學,促進科學,可是大部分科學仍是充滿了黑暗和疑雲,並且爭論不休,甚至於那些好像明白地解證出來的爭辯,也含着完全與人類理解不相容的一些怪論。不但如此,總的看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因為還能供人玩樂、供人遊戲開心,才能給人一點真正的利益。不過他們這種失望也許是會消除的,因為他們會看到,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為許多虛偽的原理已經通行于世;而且最能影響玄想者的思想的,還莫過於這個抽象的概括的觀念的原理。

18. 現在我可以進而考究這個通行意念的根源:在我看來,這個根源正在於語言。實際上,比理性的範圍小而且同時又可以發生那樣眾所承認的意見的,莫過於語言了。這種真理我們可以在許多方面看到,而且也可以由主張抽象觀念最力的人的自白看到。他承認,抽象觀念之形成正是為命名的,由此,我們就可以明白斷言,世上如果沒有語言或普遍的標記,則人們萬不會想到抽象作用(“人類理解論”,第3卷,第4章,第39節)。現在我們可以考察,語言文字究竟是由何種方式產生這種錯誤的。第一點,人們以為每一個名稱都有而且也應有一個唯一的確定的意義,因為這種原故所以他們常常想,一定有一些抽象的、確定的觀念,來構成